清史纂修

追念著名历史学家祁龙威

沈秋农

1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祁力群教授从扬州打来电话，告知他父亲祁龙威先生已于 24 日凌晨 4 点 30 分溘然长逝。话语不长，但对我的心脏犹如电击一般，立时心潮起伏，思绪纵横。祁老，是我接触最多的旅外乡贤，又是与我从事史志档案文史工作最为密切的名师大家。自祁老于年初腿骨骨折，卧床救治，我两次赴扬州看望，中间又数度电话联系，先生尽管受着“苦不堪言”的病痛折磨，但依旧信心满满，尤其是 7 月 10 日上午，我在戴逸先生府上拨通祁老电话后，两位老人高兴地聊了起来。戴先生高兴地说：“祁公，你神清气朗，说话很清楚，很有力量。”电话那头祁老说：“你一定要多保重，把清史工程完成好。我一定跟着你。”“不不不，是我跟着你，你是我师兄。”两位老人的朗朗笑声和满口乡音感染着我，只感到这两位常熟籍史学家的热情攀谈是何等亲切。接着祁老还向戴先生发出在明年春天一起回家乡常熟看看的邀请。谁能想到，一百多天后，祁老竟“爽约”远去，这天距他遭受骨折之痛整整十个月！真是世事无常，人也无常，言犹在耳，情何以堪！

当日下午，我匆匆跨江而去，为祁老送行。次日上午悼念仪式在西屏山殡仪馆举行。告别大厅内花圈肃立，人群静默，挽联高悬，哀乐低回，人们的目光凝聚于投影在大厅正面墙上的祁老的大幅遗像，只见双眸含笑，慈容依然，人们心中的哀痛也愈加深沉。我一面抹拭眼角的泪花，一面用手机摄下告别大厅内外的挽联，其中三副挽联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。

其一：少壮倾心天国史 宿望冠学界
　　　耄耋领衔朴学志 令名留丹青

其二：胸罗古今 传道授业 爱生敬友 无愧为杏坛宗师
　　　放眼中外 献策建言 忠党爱国 最难得政界诤友

前三：春风化雨 愿将金针度后昆
　　　导夫先路 敢为扬学争一席

在我心目中，祁老的一生就是一部大著作，既有鲜明主题，丰富内涵，又有超群智慧，生动故事，人品、书品，每一字每一行都写得横平竖直。诵读联语，慈眉善目的祁老正从记忆深处走来。

先生是在 1957 年盛夏来到苏北师范专科学校（扬州师院前身）任教，历任历史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、系主任、名誉系主任等职，直至 1995 年 3 月荣退。在此长达近 40 年的杏坛生涯中，先生以大量精力投身于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。早在 1957 年 5 月 23 日，他就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从“报恩牌坊碑序”的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》一文，这篇长达 7000 余字的论文发表后，在中国史坛犹如奔出一匹黑马，引来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。说起这点，

［收稿日期］2014－02－15

［作者简介］沈秋农（1952—），男，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主任科员，常熟 215500；2579149479@ qq. com

先生不止一次向我介绍：当时在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出了不少成果，有些是有独到见地的，可也有些是跟风的，跟风的特点是以论带史。我的研究是论从史出，十分注重对太平天国史的深入研究，对所见史料作科学分析，实事求是，求真求实。一炮打响后，先生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愈加精谨求进。1959 年，由他校注的太平天国史料专著《漏网喁鱼集》、《海角续编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经他搜辑编注的《劫余小记》、《锡金团练始末记》、《史致谔与外国侵略者往来信函选录》这 3 种史料被编入《近代史资料 · 增刊——太平天国资料》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。自 1957 年始，先生率历史系师生在苏南苏北开展乡土历史资料的调查工作，足迹遍及清末苏宁两属的十个府州之地，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，由先生将征访所得编纂成《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》并于 1961 年底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提供了许多以往鲜有见闻的珍贵史料。“文革”后该书被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列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印行流播。2011 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，该书又和先生的得意高足、江苏省史学会会长、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于 1991 年编辑出版的《辛亥江苏光复》合为一书，易名为《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》，仍交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该书被专家赞之为“江苏辛亥革命史研究史料宝库中的双璧”，足见此书的价值是经得起岁月检验的。

“文革”后，先生对劫后余生倍加珍惜，在治学治史方面耗精沥血，新的学术成果《太平天国史学导论》、《太平天国经籍志》相继出版。比先生年长一辈的著名历史学家、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研究员称赞说：“几十年来，我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，分别在辨伪、校勘、注释上做了许多工作。但把三者集合起来而成为太平天国的文献学，为中国史学创造了一门新学科，则自龙威同志这部《太平天国经籍志》始。”先生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贡献不仅止于征访史料，潜心研读，奉献专著，他还撰写了数十篇论文，如《试论李秀成》、《石达开官爵考》等等。2012 年，先生还写下了长达 1 万多字的《考证学与太平天国研究——纪念罗尔纲先生》，而这年他已 91 岁高龄。除撰写论文外，先生还在“文革”蒙难期间受中华书局委托，对《洪秀全选集》《洪仁玕选集》作了认真编注，以“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”（“文革”中扬州师院历史系被撤销，先生在中文系任教）的名义公开出版。

至于下联“耄耋领衔朴学志 令名留丹青”指的是先生自 2004 年起领衔承担《清史 · 朴学志》的编纂工作，六载含辛茹苦，终以高质量圆满完成。所谓朴学，就是盛行于清代乾嘉时期的以文字训诂、文献校雠、历史考据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，它从文字声韵等小处、要处入手，质疑推理，重视求证，无征不信，孤证不立，不求哗众取宠，但求朴实无华，故名“朴学”。凡研究朴学者，必先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，历史上扬州的文人学者对朴学情有独钟，既充满灵性，又学风严谨，不但自成流派（史称扬州学派，简称“扬学”），且名家众多，薪火相承。朴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，对指导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。编著朴学志，就是要将这一为士林青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学风、学派加以寻根究源，认真梳理，编纂成书，以供存史鉴古，传承弘扬。按理，先生已年届耄耋，要辞去这一重任安享晚年也无人非议，但数十年来，先生植根于扬州，已对朴学研究结下不离不弃之情缘，同时他认为编纂朴学志，既为国家清史工程分担编纂重任，也为弘扬扬州学派提供难得良机。为了完成《朴学志》编纂任务，先生寝食不宁，又像年轻时那样，沉浸于研读朴学家原著和做资料卡片、读书笔记的忙碌之中，拟定写作提纲，伏案撰稿，为了“精准”二字而深研细琢，并根据专家组意见，磨勘斟酌，精益求精。《朴学志》编纂工作有多人承担，先生除担负《朴学志》的“总论”和“小学篇”的撰稿任务外，作为领衔者他还要对项目组的同仁们负责，无论提纲设定，谋篇布局，还是重点内容，都切磋商谈，仔细谋划，甚至帮助他们查阅原著，核实资料。早在 2004 年冬召开的编纂座谈会上，先生坦言：“受命以来五个月，夙夜忧虑，一因学识不足，二因暮年余日无多，深恐有负委托，对国家修史造成损失，愧对古人，愧对后世。”正是本着这么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，先生律己律人，抓进度抓质量，一丝不苟，昼夜兼程，终于在 2010 年盛夏，将倾注了许多心血的《清史 · 朴学志》（计 8

篇15章，凡40万字）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郑重交付。先生如释重负，在总结六年辛苦不寻常的感受时写道："老驽负重，力竭汗喘，勉强完卷。经验仅有两条：一曰虚心。自知学术浅陋，惟有边学边写。二曰刻苦。做到夜以继日，不畏寒暑。由于严格贯彻编委会的指导思想，严格遵守'合同'，严格尊重项目组同仁的成绩与意见，故能同心同德，共庆成书。"先生是个十分严谨的人，为了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、对扬州大学、对后人有个交代，在《朴学志》交稿后，又将六年来的工作笔记悉心整理，名为《修纂〈清史·朴学志〉日记》。2011年秋，我有幸拜读，撰成《读祁龙威〈修纂〈清史·朴学志〉日记〉》，戴逸先生读到后，有感于先生对《朴学志》的贡献与美德，将"日记"推荐给《清史研究》刊发，拙稿也有幸忝列。

虽然《朴学志》尚未出版，但戴逸先生对书稿的质量是满意的。在戴逸先生大著《涓水集》中就收录谈及《朴学志》编纂的信札三通，其中在写给国家清史委典志组组长郭成康的信中写道："阅祁龙威教授《朴学志·概述》与《小学篇》之《尔雅》，启迪良多。""《概述》内容精深，条例清晰；文字为语体文，简古通畅……不足万字而深得要领。""审音识字，专门之学，祁君所论，今几绝响矣！"窥一斑而知全豹，想来有先生这样一位敬畏于历史，敬畏于事业，敬畏于史德的史学大家所领衔编纂的《清史·朴学志》的质量该是无愧于读者的吧。

上述三副联语中，我以为这两句联语对先生一生的事业与贡献作了高度提炼与评价。余下两副挽联也极为工整精彩，除对先生的满腹学问予以褒扬外，对先生金针度人，钟爱扬学之精神美德也极为赞颂。至于"放眼中外 献策建言 忠党爱国 最难得政界诤友"，则是对先生数十年来以赤子之心参政议政的充分肯定。早在1951年，先生就加入了九三学社，历任扬州市委主委、江苏省委副主委、中央委员，并任扬州市政协副主席、江苏省政协常委和扬州市人大代表等职。在参政议政过程中，他以历史学家的智慧，凡建言献策无不出以公心，襟怀坦荡又从不咄咄逼人，先生所信奉的是"只有国家好了，个人和家庭才有幸福。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"也正是这么一种平凡而深透的思想，先生赢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敬重敬爱。

就在拙文成稿之际，拜收李克为先生惠寄的明信片，上书悼念祁老的挽联一副，现一并恭录于后：

龙威学长兄 千古

尘世几沧桑 数寥落同窗 偶尔相逢均白发

人生各怀抱 叹繁花似梦 不堪回首旧青灯

余与祁老中学同窗，又因在金叔远先生门下，据此角度，寄此挽联。谨告。

细细品览，一位同窗老友的哀惋之情溢于言表。其实，李克为与祁老的经历颇多相似之处，二老同为乡贤名师金叔远先生门生，同在杏坛执鞭为业，同为民主党派中坚，同是中共诤友，同是寿翁贤达等，如今惊闻契友远行，又怎能不独怆然而涕下呢？

品联心穆穆，忆旧泪涔涔。鹤舞歌祁老，高德励后生。扬州归来，我深感失去了许多，也得到了许多……

脱稿于2013年12月8日，

距祁老谢世已半月矣，悲夫！